

豆釘的愛

馮珈琪（香港城市大學中
文、翻譯及語言系學生）

日有所思，夜有所夢。昨晚，我看見了你的背影，雖然我不擅長跑步，但我亦不顧一切地往前跑，往前跑……我只想追趕你，我只想緊緊抱著你瘦削的身軀。可是，當我伸出雙手時，你就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踪。驚醒的那一刻，只望見天花板上有一隻飛蛾，你化成了飛蛾嗎？已經兩天了，你就像貼紙般牢牢地黏在牆壁上，你一定有很多東西想對我說，可惜我並不懂得動物語言……但是我還是想知道，轉眼間已經兩年了，你……搬了家後生活好嗎？

回憶

二十年來，我身邊總是有一個「豆釘」，說是豆釘，其實他就是我的爺爺，因他的個子長得不高，雖然面上刻著深深的皺紋，白頭髮亦已經冒出，但是頭髮仍濃濃密密的，烏溜溜的頭髮比白髮還要搶眼。加上他的手和腳也不長，別人看著他的背影，就如一個「豆釘伯伯」。

當我還是小朋友時，爺爺你住在灣仔，那時的灣仔已經聳立了不少商業大廈，還有像螞蟻般的車輛在大馬路中穿插，十多年前的灣仔已經是一個活生生的森林。而你和姥姥就住在灣仔中心的一個舊區。兒時，每逢星期天，爸爸和媽媽都會拖著我和弟弟的小手，從新界來到灣仔探望你和姥姥。在你的住所周圍，有不少唐樓和舊式大廈，每次經過你住所附近，總是覺得有一大群的退休軍官保護著我們抵達你的安樂窩，它們經歷了時間的洗刷，雖然已經退下了前線，但仍然屹立不倒地站在這兒，保護著你，保護著你的家。而每一棟樓宇下，都會有一些小型商店，有麵包店、粥店、涼茶店、書店等等……這些商店就是大多數唐樓和舊式大廈的子女，

有了它們，一家人才能齊齊整整活在這個社區。

你的家就在其中一棟唐樓的八樓，唐樓的大門口被一大群軍官包圍著，毫不起眼，或許就是這個原因，你才和姥姥選擇在這兒安居吧！雖然是一棟唐樓，但是已經有升降機讓住客上落，記得當時這部升降機是怪獸的肚子，而每次這怪獸只可吃下三至四個人，它的肚子裡只有一盞破舊的燈亮著，站在裡面，差點兒看不到其他人的樣子。而且它每次運行時都會發出怪怪的聲響，應該是這隻怪獸太肚餓吧，不過每次它都把我嚇得半死……每次到你的家都像探險家般，而你總是這個探險旅程的導遊，會讓我拉著你衣服的尾端，然後帶領我逃出怪獸的「魔肚」。

很不容易才走出「魔肚」，穿過暗暗的走廊，就會到達你和姥姥溫暖的安樂窩，你的家是一個長長的長方型，要首先經過廚房、廁所，再經過你和姥姥的房間，再穿過長長的客廳，才到達盡頭。客廳的擺設很簡單，中間有一張圓圓的大飯桌，就像是百年樹木的樹幹；飯桌前放了一個木製的電視櫃和一部電視，很有古色古香的感覺。到了你的家，你通常會躲在房間埋頭苦幹地做事。而我最常逗留就是客廳盡頭的一張單座位小型梳化，因為梳化後面就是一個窗戶，站在梳化上可以望到窗外的景物，悶得發慌的時候，可以看看藍天白雲或對面的大廈，有時還會數數天上有多少個軟綿綿的棉花糖飄浮在半空、對面的大廈有多少個張開口的窗戶……

通常在這個時候，在工作的你總是會不經意地走近我身旁，然後會溫柔地對我說：「別站那麼高，當心跌了下去！」之後，你總會帶我到廚房裡找食物給我吃，或是教我做其他東西分散我的注意力。

而在夏天的時候，你、姥姥、媽媽和爸爸幾乎每一個星期都會帶我和弟弟到海灘游泳，每次走到海灘，我和弟弟總是興奮得立刻跑進海中，而你總是特別緊張的一個。當其他人終於可以利用這個時間放鬆一番，享受沒有「猴子們」的世界時，你卻不敢有半點鬆懈，活像一個保護要人的貼身保鏢，寸步不離的跟隨著我們，生怕我們會發生甚麼意外。記得有一次，我們去海灘的途中突然下起大雨，雖然我和弟弟依然嚷著要去，最後我們還是折返了。而於之後的一個星期六，你竟然自己一個走到新界帶我們去海灘游水，而在那一個星期，你足足帶我們去了兩次海灘，這就是你對我們的承諾……

愛得太遲

十四歲那年，因為你住的那一個單位業主不再續租，為了方便照應，爸爸買了鄰近我們樓宇的一個住宅單位，作為你和姥姥一個新的安樂窩。可能是住得近的關係，再加上我要準備會考，探望你的時間竟變得越來越少。

就在你搬進新單位的第二年，一個消息將你打進了地獄。在一頓晚餐，你倒下了……當你醒來，一份無情的體檢報告告訴我們，你有急性心臟血管閉塞……之後的心臟手術、長期食用薄血藥物，再加上之前鼻咽癌的後遺症，你……已經身心俱疲，年紀老邁的你怎能撐得住？試問病魔為何要折磨一個年過七十歲的老人家？

在我會考那年，你住的地方是一個冷冰冰、有很多病床圍著你的牢獄——醫院，而我也成為了這個牢獄的常客。記得你說每天從早到晚，護士會給你很多色彩繽紛的糖果吃，只是這些糖果的味道有點苦澀。

後來，醫生和社工建議我們把你送入老人院安享晚年，這樣的話，可以減輕我們的負擔，也讓你得到較好的照顧。但是，我們都很清楚，這是你人生最後的一段路程。我們知道死亡的使者會在不久的將來會把你帶走……可是，我們就是要陪著你走這段路！於是我們把你帶回你的安樂窩，那怕是要聘請了一位工人二十四小時貼身照顧你，花錢挑選最好藥物、最好的病床、最好的醫療用品，就算你的睡房已經不知不覺間變成了一間病房，我們也不願搬走你原來放在房間的書桌、書櫃，為的就是讓你感受家的感覺，這一切一切都是在所不惜，在這最後的時光，你絕不是孤零零一個。

回到家後，可惡的病魔沒有手下留情，而你也好像忘記了我們，我們對你打招呼，你也沒有反應，你只是懂得對你身旁的工人點頭……你對我們的愛已經到了盡頭嗎？您……真的忘記了我們嗎？

你由一位可愛的「豆釘伯伯」變成了一個可怕的「骨頭伯伯」，骨瘦如柴的你每隔幾天都要回醫院覆診，你已經不能進食，你的肚子被手術的魔鬼噬去了一個大洞，流質的食物只能用喉管直接輸送到你的胃部。每次到姥姥家吃飯，你看著我們桌上飯菜的羨慕眼神，我永遠也不會忘記。你就像一個楚楚可憐的小朋友。我究竟可以為你做些甚麼？最令我心如刀割的是，每天你的骨會不斷枯萎，人會不斷縮小，而當頭部的骨全部枯萎時，死神就會來迎接你……

由於骨枯的關係，你的口腔和耳朵已經退化，看著你憂鬱的雙目，你好像告訴我病魔把你的心事軟禁，我知道你有許多東西要對我說，但你的聲音……我再也聽不到，而我的聲音也會永遠在你耳邊消失……我可以做的是用筆將字寫上紙上，和你溝通，只希望你的眼睛永遠也不會退化，希望我擁有仙女的神仙棒，希望我能陪你回灣仔，希望我能帶你去海灘，希望一家人能坐在一起吃一頓便飯，可是，你只懂呆呆的坐在一個冷冷的冰箱上……

骨牌倒下了，子女離開了

今天，我自己一個走到你灣仔的舊居，軍官們消失了，換上一批精壯的士兵守護著灣仔這個市區，這一批士兵比軍官們還要高，還要冷酷。麵包店、粥店、涼茶店也離開了，子女們是否離家出走了？還是你們都跟爺爺一樣搬進了新的家？而你原來的安樂窩換了另一位租戶，他們把你的痕跡像粉筆字般全部擦去，難道這個地方再容不下你的靈魂嗎？

看著看著，這些景物帶領我回到半年前。一個夜闌人靜的晚上，姥姥從家中來電，之後救護車的呼叫聲劃破了夜空，可是隨著救護車遠去，呼叫聲越來越微弱，但我的心卻跳得如雷電般打在我的身上……

一間病房門外傳來哀求的聲音：「你……為甚麼不救救他，你為甚麼讓他躺在那兒？」是你的兒子拉著醫生的衣服作出最後的哀求。你堅強的兒子在我們面前流下第一滴眼淚……

第二天早上，陽光照進我的睡房，二十年來，我從未感受過這麼溫暖，窩心的陽光，我知道是你在輕撫我的頭，照乾我雙眼的流水……

紙張的愛

在收拾你的物品時，我們找到了一些寫滿了字的紙張：「你今天有沒有做運動？你今天好嗎？水的溫度適合嗎？」是我們寫在紙上用作和你的溝通的字，望望你家中空無一人的病床，用來進食的管子，遺留下來的藥物，你真的捨得我們嗎？可是，一切都已經成為過去，一切都應該重新開始，你應該忘記我們，你所有的東西都應該丟棄，因為天使已經牽著你的手，帶領你搬進了一個新的家，而我們也要繼續我們的生活……

在你房間中一個抽屜的角落，發現了一張小字條，字條上寫了一些日

期，字體非常凌亂，每一筆都很輕、很細。雖然看似很隨意，但我相信是你帶病時用一雙震震的手，耗盡全身的力，一筆一筆寫著的。而每一個日期前面都寫了我們一家人，還有姥姥的名字，細看之下，那些日期全是我們的生日日期，您……真的忘記了我們嗎？

已經兩年了，愛，隨著你的離開被風吹走了，可是在吹走的一刻我用我的一雙手緊緊地捉緊它，然後將它鎖入我的心臟，直到我的心臟停止跳動為止……